堅瓠集

堅瓠廣集卷之五目錄

娶巫女　　宗子相女

閘封翁　　煞神

食杏仁　　斥壇神

俾道　　控馬奴

産異　　人物同胞

男人生子　　土龍

黄河清　　柳鸞英

糊燒餅

堅瓠廣集卷之五

長洲石農褚人穫學稼纂輯

朋友不通財

子菴雜錄或慨朋友通財之難以爲聖門諸賢惟顏淵原思爲最貧子貢結駟連騎子華乘肥衣輕可云富矣當時不聞分給二子使不至困乏之可見通財之義賢者猶難之愚謂顏子屢空不改其樂原思則夫

子與衆猶且辭却二子豈與人周急者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彼不輕與二子通財正深知其心者也不然賢如子貢子華寧亦如世俗人之吝於財者也

易色

賢賢易色註云易其好色之心是矣然與下文竭力致身語意不類蓋易者改也遇賢人必改容以敬之色指禮貌言如其次

避色亦指禮貌衰也色力身信皆自己身上事語意一串此論殊佳出徐氏經牘

大歸

翰山日記古人以去婦爲大歸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王景輿與鍾元常書近聞室人孫氏歸曰大歸也其經憂樂既久矣局爲一旦離析以至於歸而不反乎據此則世俗歸寧輒曰大歸豈我思肥泉之義

哉言出不祥所宜改正

青雲

京房易占百雲所覆其下有賢人隱續逸民傳嵇康蚤有青雲之志梁袁彖贈隱士庾易詩白日清明青雲遼亮所藉獨抗身青雲中細羅孰能施李太白詩所有青雲人高歌在巖戶皆言隱者高潔之意後世乃移以詠入仕登名之士似誤

蒲盧

詩疏廣要等書皆以蒲盧爲果蠃似蜂而細腰俗呼爲蠮螉又夏小正十月玄雉入於淮爲蜃蜃者蒲盧也唐敬括蒲盧賦云負幺麽之異族能教誨而知變韓致光詩菜頭鈎管長蒲盧皆以爲蟲引中庸之蒲盧爲變化以證敏政朱子獨引沈括以爲蒲葦竊謂若從蟲之說與敏樹語不合矣

束修

束修二字自朱子以束脩言人知為弟子餽師之禮不知漢書鄧后紀云故能束修不觸羅網註以約束修整言之又鄭均束修安貧恭儉節整馮衍傳圭潔其行束修其心又劉般束修至行杜詩薦伏湛云自行束修訖無毀玷延篤云吾自束修以來為臣子忠孝交不諂瀆鹽鐵論桑弘羊曰

臣結髮束修得宿衛梁商曰王公束作屬
節晉荀羨撿實堅曰吾束修自立君何
謂降耶孫中散集云全束修無玷之稱皆
檢束修飾之義可見自行束修以上夫子
言能飭躬者皆可教也未必言以禮物朱
子以禮物言者本檀弓曰古之大夫束脩
之問不出境少儀曰其以乘壺酒束脩一
犬賜人若獻人則陳酒執脩以將命亦曰

乘壺酒束修一犬穀梁傳曰束脩之問不行境中故云束脩至薄者

雞口牛後

蘇秦說韓宣惠王曰寧爲雞口毋爲牛後註云雞口雖小所以進食牛後雖大所以出糞舊本戰國策作雞尸牛從安延篤爲義云尸雞中之主從牛之子顏之推沈存中皆取其說未知孰是

碧瘞

僊師萇弘事周靈王竭忠盡諫爲王所戮國人哀之爲藏其血三年而化成碧瘞於邑中所瘞之地數里皆成碧色故蜀中有青泥坊見小窓別紀萇弘之血化爲碧人所知也而所瘞之地數里皆碧或未盡知故特表之○耳談新都段司徒家掘地得古塚塚磚長五寸許皆有字云象東蕭司

馬碧萇不知碧萇之義以問汪伯玉伯玉云凡死忠而不得屍者得血以萇曰碧萇本弘血化碧之義

萬石

漢宣帝時馮揚爲弘農大守有八子皆爲二千石號萬石君茂陵秦襲與尋從五人同時爲二千石亦號萬石秦氏唐武城張文瑾四子皆至三品號萬石張家宋順昌

廖剛四子遲過遜濯皆秉麾節號萬石廖氏令人但知石奮及四子建甲乙慶皆二千石時人尊寵號奮爲萬石君

飲器

史記趙襄子殺智伯漆其頭以爲飲器讀者謂頭骨不可爲器以飲故評者多謂溲便器刻虎子之屬惟劉氏註云酒器集覽正誤以爲非按呂氏春秋襄子與魏桓韓

康期而擊智伯斷其頭以爲觴謂之觴非酒器而何又漢書匈奴傳單于以老上單于所破月支王頭爲飲器者共飲血盟若溲便器則不可盛血飲矣○晉書姚方成漆徐嵩頭爲便器漢曰虎子西京雜記以玉爲虎子又漢廣鑄銅爲虎形爲溲器又唐人文集溺器曰夜豬蜀孟昶有寶裝溺器○道書溺曰房中弱水

乘槎

乘槎事古來詩人皆以爲張騫杜少陵亦有乘槎消息近無處問張騫之句按騫本傳止云漢使窮河源而已未嘗言乘槎也張華博物志云舊說天河與海通有人賫糧乘槎而去十餘月至一處有織女及丈夫飲牛於渚因問此是何處答曰君還至蜀問嚴君平則知之還問君平曰某年月

日有客星犯牽牛宿然亦未嘗指爲張騫
也及梁宗懍作荆楚歲時記乃言武帝使
張騫使大夏尋河源乘槎見所謂織女牽
牛不知懍何所據而云又王子年拾遺記
云堯時有巨槎浮於西海槎上有光若星
月夜明晝滅十二年周天而更始名貫月
槎掛星槎羽仙棲息其上則自堯時已有
此槎矣

青泥印

拾遺記禹導川夷岳而有黿負青泥於後有黿者河精之使者也黿頷下有印文皆古篆字作九州山川之字禹所穿鑿處以青泥封記其所使有黿印其上今青泥與虎武蘭金英泥同類耳梁簡文與蕭隔更書必遲青泥之封後人直以青泥為罷矣

魚腹中玉

桃燈集異太倉有漁人網得一大魚腹有白玉長寸許上有篆文曰江山神換四字漁人不識以爲石也持之換酒酒主亦不納漁人持歸道經傅軍士之門傅老見之以粟一斗易之見其瑩潔珍藏於家後傳之孫曰東滄者登進士授兵部主事此玉偶爲本兵公所見意甚欲之傳不得已獻焉惜不知此爲何物也

游月宮

唐明皇游月宮事所出數處記載不一異聞錄云開元中明皇與申天師洪都客夜游月中見所謂廣寒淸虚之府下視王城嵯峩若萬頃琉璃田翠色冷光相射炫目素娥十餘舞於廣庭三樂淸麗遂歸製霓裳羽衣之曲唐逸史則以爲羅公遠而有擲杖成橋之事集異記則以爲葉法善而

有潞州城奏玉笛投金錢之事幽怪錄則以爲游廣陵要之皆荒唐之說不足問也

神畫

潤州興國寺苦鳩鴿棲梁上穢汚佛像張僧繇乃於東壁畫一鷹西壁畫一鷂皆側首向簷外鳩鴿不敢復入羅隱寓晉江玉髯家爲土人所侮隱畫一馬於石每夜馬出食人禾追之則馬復入石人因禮而謝

之隱乃畫縶擊馬夜方不出天都載遂冒罽仁院佛殿巨人毛會（一作繪）洛畫一諸乳兒於壁夜遂有兒啼聲眾怪之一日會至院僧語及之會笑曰若欲止啼甚易乃以筆添乳入口自後啼聲遂絕會多此類起

李博士

耳談黃岡學博壽州李某自言居家時為鬼攝去因問鬼爲大世界豈無有人逃脫

者倘肯為我謀願餅焚錢以報鬼曰可姑爲謀之掌判者許諾於是死去復生質爲焚錢後鬼歲必一至索錢轉限多求黃邑意謂得脫與諸生候大吏於河滸忽道馬舁歸言前鬼復至攝我去至衙許我幣限郎設酒餚對鬼拱揖而餅焚楮錢果愈自是又數歲鬼必歲至如在家時一日鬼至云今後焚錢亦無益矣辭任歸家逐卒

玉環

楊太眞小字玉環故古今詩人多以阿環稱之李義山詩云十八年來墮世間瑤池歸夢碧桃閒如何漢殿穿鍼夜又向窻前覷阿環可証乎虛子仙志載太眞生而有玉環在左臂環上有八分太眞二字而鍚林玉露載唐狄昌詩馬嵬烟柳正依依又見鑾輿幸蜀歸地下阿蠻應有語這回休

更怨楊妃阿蠻又似楊妃小字昌亦唐人必有所據而云然○癸辛雜識王荆公詩云瑶池森漫阿環家又云且當呼阿環乘與天眞池是以西王母爲何環也按西王母降漢庭遣使女與上元夫人荅云阿環再拜上問起居則上元夫人亦名阿環耳

破天荒

破天荒之語蓋自宋時已有之似爲君縣

初發科者而言荆南歲解舉人多不成名至劉蛻始及第號爲破天荒開禧初南渙登第者由史子申始人謂之破天荒又播州冉從周舉進士時亦呼爲破荒

人血愈鶴傷

李衛公遊嵩山聞呻吟聲視之乃一病鶴見李作人言曰我被樵者傷脾得人血則愈但人血不易得鶴拔眼睫毛曰持此照

之郎知矣李自照乃馬頭杖至途中所遇照之皆大彘驢馬之類惟一老翁是人李以鶴故告翁針臂出血李受之往濡鶴傷處鶴謝曰公當為宰相後當鶴昇謁畢乃冲天而去又固州司馬裴沉於鄭州道左見病鶴呻吟有老人曰得三世人血塗之則能飛矣惟洛中葫盧生三世人也裴訪生授針針臂得血塗之而鶴飛去

梨酒

癸辛雜識李仲賓家有梨園樹之大者每株收梨二車一歲盛生數倍當年無人求售甚至用以飼豬有所謂山梨者味極佳意頗惜之用大甕儲數百枚以缶蓋而泥其口意欲久藏取食既而忘之及半歲後因至園中忽聞酒氣疑守舍者釀熟索之無有因啓觀所藏梨則化爲水清冷可愛

漉滲甘美真佳醞也飲之輙醉回回國葡萄酒止用葡萄釀之初不雜以他物始知梨可釀酒也

引光奴

輟耕錄杭人削松木為小片其薄如紙針硫黃塗其銳名曰發燭又曰焠兒今蓋俗為穴寸拙以發火及代燈燭用也史載周建德六年齊后妃貧者以發燭為業豈[illegible]

杭人之所製歟陶穀清異錄云夜有急苦於作燈之緩批杉條染硫黃遇火即發燄呼爲引光奴今遂有貨者其名頗新

盤捧小人

耳談嘉靖乙卯何仁仲赴試鄂城見一丐若以茶盤捧一小人云自江干拾得長尺餘如猴狀面上五官畢具鬚髮卒白手足衣裙與人無二朝夕飲水食米與飯惟聲

似爲雀朱之能辯豈小人國之遺耶

猪金

萬曆初滸墅關王序三家豢一猪巳二載一日銜其主衣行異之隨其所往以觜掀土出瘞金千兩取之家遂饒自是德猪飼以香飯澡以淨泉衣棉藉檀十年大可比牛遠近來觀後死棺殮祭奠一如人禮近閘塘墅李某亦獲猪圈中金家亦大富

渾脫

宋景器漫紀舞有渾脫舞初不解所謂考之前都唐長孫無忌以烏羊毛爲渾脫氊帽人效之號趙公渾脫亦不解所名萬曆癸未四月以役三關行次太子灘閻岸群虜來見亂流而渡有騎一物浮於水面曰渾脫也蓋取羊皮去其骨肉縫製令不透水以氣管吹之宛然羊也虜人乘以渡水

不憂沉溺盡溟脘其骨肉而製䟽故以爲名長孫溟脫鳥翚之毛以爲帽故名亦云

傳鼓

蘇俗有喪事弔客至則傳鼓爲信𢆯吳歷之二年丁父憂事母孝故執喪哀毀太過家貧之人鳴鼓每至弔客哭臨之時恒有雙鶴警叫祥練之夕有衆雁羣集人以爲孝感所致乃知傳鼓晉已來即有之

手熟

金坡遺事載陳康肅公善射嘗射於家圃有一賣油翁釋擔而睨之發矢十中八九謂之曰君射不亦善乎翁曰無他但手熟耳康肅忿然曰何以知之翁曰以我酌油知之乃取一葫蘆置於地以錢覆其口徐徐以杓酌油瀝瀝自錢孔入而錢不濕因曰我亦無他惟手熟耳

調水符

蘇長公愛玉女洞水洞在盩屋縣西南洞門崇四尺闊三尺旁有飛泉味甚甘冽飲之能愈疾長公至其處愛此水日致兩瓶欲後取恐為使者見紿乃破竹為契令寺僧藏其一以為信號謂水符如取水往來更換執之以為驗耳沈石田詩未傳居民煎茶法先得蘇公調水符謂此

天涯海角

蜀中詩話賓王疇昔篇曰地角天涯渺難測成都有此二石也閱志圖天涯石在中興寺耆老傳云人坐其上則脚腫不能行至今人不敢踐履又有天涯石廟在大東門對昭覺寺石高六七尺令石入湯家園朱秉器漫紀石在蜀城東隅高二丈許厚僅半尺瘞根土中曳之若搖動可引撼之

則根不可窮地角石廟在羅城内西北角高三尺餘王均之亂爲守城者所壞今不復存矣○彭秤翁言廣東瓊州海邊有一白石大牌坊上書天涯海角四字

豬乍蕩

挑燈集異寧國府城外地名豬乍蕩野中有黑白二石各數畝餘黑者爲黑白者爲白各聚一處絕不相亂土人云昔傳有一

人驅羊豕各一羣行至北地道旁一人見之疑而問曰爾莫不是神佛化身何故徒行管攝許多豬羊其人聞言忽不見豬羊悉化爲石矣至今石尚存色不改

石牛 石羊

湧幢小品昔有神人驅石之海祝曰碁碁爲牛犖犖爲羊牛羊來斯其驟同騤石皆奔逸見老姥曰見吾羊否見吾牛否姥曰

惟見奔石半年不見神曰惜爲道破悉化爲石

石化物

錄異記進士李畯於江干偶拾得一小石青黑平正溫滑可玩撫摩揩拭用爲書鎮偶有蠅集其上驅之不去頃視之已化爲石因求他蟲試之隨亦化焉數落堅重與石無異

林方伯妾

八閩志莆田林氏有方伯公秀五旬無子娶十四妾皆以妻妬死後致仕諸同年慮其乏嗣醵金八十爲購妾里人避妬莫有許者適督學有女逾二旬罷官貧甚毋利金欲與而父難之女曰兩親無歸女安得惜身但嘗善事之耳遂成婚不三日撻幾死明日又撻女曰受撻惟此一次明日不

能受矣妻大怒明日又撻女歸房妻亦遂入女忽閉門加刃於妻頂曰吾爲十四命報冤殺汝反捧撻之無算妻急呼方伯救解且矣天日再不撻女始解 由是兩相歡

女生七子三甲榜四孝廉簪笏聯衡不絕

王復齋子

耳談王侍御復齋有妾困於妬妻王出按時妻幽閉妾樓上餓且死妾之子旅役甫

八歲給母曰餓死人人謂不賢不如且食以粥湯一盂令其徐徐自整可緩謗也母從之俟陰以小布袋藏粥食魚肉乘進粥時食之得不死逾年生一子侍御潛育之他所及侍御卒俊撫愛特至得以成立

墮崖女

拙菴雜組嘉靖中有宦而川遊者過險道女自輿墮崖下崖逼溪流深驟莫測以為

必死痛哭而去後任滿還過其地將為招魂之舉士人謂年來見一仙女飛至亭上旋復飛去宦遊者曰有是哉停驂俟之果見飛至視之乃其女也父母齊出抱女女亦以父母故止曰兒在此甚樂不願歸也強之歸問何以得生曰墮時即止崖石上饑則食樹子久而身輕能飛見亦不自省自火食後身不能輕還其故步矣

丐兒還金

台郡璵言袁忠徹致政歸四明某大參來賀以年耄令一童掖扶以進兒約十二三衣襤褸貌古怪立於側坐定袁視久之參政曰尚寶之注目殆入相乎袁曰以余觀此兒他日之貴顯當軒輊於公參政曰公誤矣此兒素無賴貴從何至袁曰但取其相他非所論後兒在參政家大肆不良逐

出丐食於嶽廟一日有婦人挈包而進禱獄神前禮拜甚久忘包而出兒啟視皆黃白也兒藏包以俟兒婦人悲號來覓兒即還之婦人以銀一錠酬之兒曰母誤矣欲得之不絜所有乎婦曰兒何所依兒曰無依故丐耳婦即攜之之北京為夫所居夫指囚明指揮使也以寃滯獄得財始釋指揮無嗣亦乏支庶竟以此兒承襲祖蔭

司帑有識

子赫雜錄楊和王沂中閒居時携杖微行郊外遇一相字者王以所擕仗大書地作一畫相者起拜曰上上加一畫王字也閤下其膺王爵者乎何微行至此宜自愛重王笑索紙筆手批賞錢一百千令來明日詣府向司帑者支取明日相者持帖往司帑佯不認叱曰汝何人敢以偽帖來脫錢

相者具言其故且大聲稱屈於是司諭者與同輩醵錢五千與之相者泣謝而去王聞之召司帑問曰此直吾所批汝豈不識耶司帑頓首曰固識之但彼藝術者流一言偶中即獲厚賞倘向人誇詡更添胡說則君王將滋謗矣且吾王已居王爵何所復用相爲王大悅撫其背曰爾言是也即以賞相者錢賞之此司帑姓名惜不傳

神鍼

西嶽誌記隴州道士曾若虛精於醫尤精於鍼砭之術里有寡婦再適人遇疾且死經日而心胸尚溫家人邀延若虛視之若虛曰是可生也引鍼刺之即將而甦良久乃能語云初遇故夫相携出城外遶歷鄉野復入林莽中轉展不相捨既而故夫忽若為一物刺中其足不能舉步由是獨行

遂如夢覺耳若虛歎曰吾遣所劍乃黃帝鍼八邪穴也

妬報

乘異錄劉道力爲鹽溪令秋滿歸不夜宿縣界宿民秦氏家恍惚見一絳衣婦人泣告曰妾乃秦家子婦因妬輾死夫所幸婢卿訴於冥司追攝妾魂已償其命倏醒劉作牝羊現在秦氏之闌今將烹以宴賓乖

爲一言生我明晨道芳語主人曰私忌不食葷血勿宰羊主人云遂已烹矣道芳嗟訝告以夜來之夢蔡氏舉家感傷遂瘞之

定數

有老翁精數學一日有一道者來問數坐其竹床床邊壞道者欲償其值老翁笑曰成敗有數何償爲遂取床足示之有字一行云此床某年月日有仙翁來坐床不能

識數當壞因謂道者曰子必仙人也道者
愕然曰神仙亦莫兆乎數耶言訖不見

廬山

周武王時方輔先生與李老君跨白驢入
山煉丹得道仙去惟廬存故名廬山或云
周威烈王以安車迎匡續續仙去止存一
廬因名其山曰廬山又以先生之姓呼匡
山亦曰匡廬亦云匡阜

還銀得子

揷屋新譚京師數貧人貸銀十兩爲托賣燒鵞之計道傍有傾銀店共假其錐鑿剖之忽一塊爆起不見約計八錢覓之不得衆大相怨至有欲畢命者明日又開於樓下上有鹽生訊之告以故曰我昨夜歸於樓門檻得銀一塊當是汝物出銀還之衆是衆感其意分半酬之生固辭曰我欲銀

匿不言矣爾輩借貸所得吾安忍分衆益感德思有以報他日得利頗厚見一人鬻小兒於道衆醵錢五百文衆議以三百錢得之送監生爲僕同至旅次小兒一見便呼爹爹大哭生亦哭乃在張家嘗所失子也年八歲登車時爲奸人抱去三月餘矣父子感衆意又出銀以謝之乃知一事之善遂使父子完聚造物報施之巧如此

思屯乾道人

耳譚金陵萬鎡遊方外談長生爲人算卜請則呂仙必至一日算語有客至其人業卜可洛之故又善卜以足糊口隆慶庚午鎡得風疾左臂不仁出必以杖忽遇一道者亦名鎡鎡柱杖與語甚悉道者曰吾能愈爾疾因令鎡疾行鎡曰不能道者自督引以手使能行又以手捫左劍宿苦頓除鎡

大感悅拜問姓名住居曰汝向清元觀問思屯乾道人便是鐵歸遇友毛儔於門觜問其故鐵具道所以儔賀曰公遇仙矣思者孫也系屯純也乾者陽也乃是純陽呂祖也至清元謁塑像正與所見合言呂祖年若四十餘白皙長髯青唐巾玉色道袍袍有二縫處猶寫呂字手常叔面不放置向臍前後亦是呂字意

明初異擢

洪武初徐興祖并杲俱以厨役授光祿卿杜安道洪觀俱以櫛工官太常卿禮部左侍郎務春王與宗俱以皂隸官布政使他如李孜省鄧常恩趙玉芝凌中俱以方術進顧玒由巫師俱官太常卿金忠以卜術官至兵部尚書贈少師袁珙以相術官太常寺丞贈少卿子忠徹官至尚寶少卿劇

祥蒯義蒯鋼蔡信郭文英俱以木工官至工部左右侍郎陸祥以石工官至工部左侍郎許紳以醫官至太子太保禮部尚書蔣宗武以醫官通政司通政使施欽仲蘭奈宗周張鑾徐偉俱以醫得官禮部左侍郎湯序右侍郎康永韶俱以天文生授

元功不利

明五元功皆不利高皇開國元功絶國公

李善長以嫌賜死成祖靖難元功淇國公丘福并征敗削爵全家謫海南景皇禦敵元功兵部尚書于謙被譖棄市英廟復辟元功忠國公石亨下獄論斬武功伯徐有貞下獄流金齒世宗入繼大統元功大學士楊廷和奪官

錐土喫物

耳談成安九老家裕止一子禮度加長者

然有時持刃殺父衆聞於今令拘問之曰
民知法者安忍爲此特持刃時不自知耳
令大悟問亢老曰汝何業曰少業郎店曰
屍幾進曰四進時有業錐者錐土中而嗅
之卽卯土中物因命徧錐其家得四屍盡
業郎店時所殺取財而瘞之也亢老服罪
然兒莫知父屍爲四家皆厚葬之而有其
財四之一焉曰多取非福也兒亦賢矣

劉忠宣籲定

天都載弘治壬子浙江鄉試日大雨如注號舍漂流諸生避雨擁擠公堂按察長令逐之諸生閧然擊以瓦礫監臨大懼欲易日再試劉忠宣大夏曰非制且雨勢將必晚霽令武弁立案上傳呼諸生自度試文可以留者留否則縱出諸生如忠宣言出者雲湧監臨懼其盡出及雨止晚霽請關

者尚有八百餘人衆皆大喜及揭榜得新建王文成守仁副都御史孫忠烈燧按察副使胡端敏世寧忠宣處事鎮定如此○耳談弘治壬子浙闈試日空中有爲大聲者曰三人做得好事莫測其故後宸濠之變胡公發其謀孫公殉其節王公成其功始知空中之言爲宸濠發也

賢奕

譚輅載浚縣祠唐后一山衆巫每歲取民女爲公嫗有幼嫁娶前後守令莫敢禁宋均命今後爲山娶者皆娶巫家女勿擾良民其事遂絕斂之西門豹投巫之事更不惡而嚴從政者所當知

宗子相女

耳談興化宗子相臣生一女十餘歲巧慧識字絕憐愛之以病卒囑曰勿去腕上金

獨從之後爲吏部郎春日郊遊憩一廢廟見一女神塑泥積滿覺類其女撫其腕金釧在焉歸視是女物大怒遽呪取釧并詣禮曹令以淫祠焚之自是獨夢其女索釧索居語甚憤激宗不爲動及入閣振文擇夢吏頒宗以敝才二三日雌黃千卷文理批評皆能口誦女至晝見常淆亂之或加塗抹宗無能爲計年三十六竟以悶死

聞大宰封翁

成化末寧波聞某商也始無子晝以腴莊給婿因家焉稱甥呼公聞應之甥曰呼我公也聞不悅歲除步至莊家乃故役者也方設祖考樽豆其先甚虔已出餕觴聞閒潮下洛德曰甥情見於稱我身後將享我如彼者其若殃殺恐乎姻見其甥遂留宿不歸而莊必有女以殊命不利人故久不

子聞見之歷歷猶爲勝耳年六十四矣未殘臘而蔡聞次年生大宗淵八十五以子貴受封又十年卒耳譚作梁大字說

煞神

耳談鄂城之俗於浙吳避煞最嚴楚王孫尚長素負氣節薄不信嘗晝喪煞回獨入坐靈旁將几筵餚酒自斟自酌至夜半見群鬼如氤氳之氣繞堂而過比之忽有雄

雞首巨如鶴鉤喙怒目飛立棺上向艮髮上非真前擒之左手持雞右手把觴怒而責曰汝是殺神乎何不畏我門外鄰嫗者聞之皆爲駭衆已釋雞出而金鐵之聲大作至明毀屍破櫃器物皆盡後向艮偶亨高壽斷米太祖微時入人家其家以避煞出有雞在庭殺而烹之未熟而出其家歸盆中乃是人頭信其神爲雞矣

食杏仁

孟蜀翰林學士辛寅遜居青城山一夕夢神謂曰汝可食杏仁令汝聰明老而強壯資於年壽寅遜拜請食法云以杏仁七粒納口中久之則盡去其皮逡巡嚼爛和津液如乳頓嚥日日如法食之一年必換血令人強健康泰辛依方久服年踰八耄輕健如童要之寡慾守真靜攝餐生為上

乩壇神

耳談嘉靖末宜興染坊孀婦陳氏有容色一木客見而悅之故以染廛過其家誘餌百端凜不可犯爲謀者寄以數物夜擲其家明日以盜聞於官又賄胥隸繫累辱以置其從婦益怒惟日夜禱於乩壇神曰我家敬事尊神最久獨不能爲我佑乎是夜夢神語曰已命黑虎矣木客聞之猶罵

癡端不似日與六七客往山販木叢祠間黑虎果出陽越數人銜之而去

鍾馗

高郵李毛保母為五通所據屢治不能然家漸裕一日欲得金首飾五通曰向見姑蘇徐守家姬所戴首飾頗珍異往可得也已跛蹇而返曰首飾已得過堂西小樓遇黑臉醜惡鬚子擊我一鐵簡傷左股投於

井而逌為汝幾殞我命毛保聞之欲祭其所懼因假賣卜抵徐守家果以失首飾爲問疑其奴婢毛保布卦成曰物在井中徐令撈取果得詫以爲神娛奴德之尤甚延款西小樓見所供鍾馗像正如五通所談給之曰惡神不宜以褻宅我爲汝家移祀衙中其家許之即携歸置堂中五通避不敢入遂屬耳於毛保每曰此神正向擊我

者我以汝故竊物得禍又向所遺物無算今反毒冶我汝家禍不遠矣因去不復至

手批控馬奴

耳談臨邑察院署舊有怪過者不敢停驂薛文清公瑄督學山東竟憩焉夜半有黑衣而立薛不爲意已而漸近手批其首旦視之得泥兜鍪命隸跡之爲城隍廟控馬奴因易其像祟遂絕今塑像仍露其頂

產異

婦人孿生已為異事有一產而三至四五六七者諸書所載備錄於左天都載宋自建康至天禧中產兩男一女者三石勒時堂陽陳猪妻產隱帝時內黃武年妻俱一產一男天聖子治平一產三男者四十有四從信錄永樂戊子靈丘李天秀妻米氏仙里塵談嘉靖初京師米鑑妻香山蓮塘

鄭七仔妻廣州黃世綱妻俱一產三男續已編汝寧燕秀才妻一產三男於州民婦一胎三女光州知州陸人傑親見而異之配為夫婦萬曆中高平縣吏守倉妻蔣氏松江有民妻俱一胎三子康熙癸丑黄州衛生員李宏妻張氏乙丑五月諸暨張茂妻李氏俱一產三男撫臣疏請部議給布六疋米五石習文亭筆記成化間嘉善縣

鄒亮妻初乳生三子再乳生四子三乳生六子漢永寧中南昌有婦人一產四子宋建康中一胎四男者三一男三女者二石勒時黎陽陳武妻一產三男一女北魏延興三年秀容郡今太原府忻州有婦人一產四男四產十六男大同有婦人一產四男治平中一胎四男者二萬曆戊申福州蘇九妻鄒氏一產兩男兩女庚巳編正德中長洲

吳奇妻一產四男武進孫麻妻一產五男

殿燕野記天順中揚州有民婦一產五男

耳談萬曆庚寅南宿州有民婦一產七子眉髮紅白黑青各異以爲妖屬一人瘞之江滸是夜里有長者夢神謂曰明日有七將軍在阨過爾門爾救之當獲福佑長者起覘之果見有人携一筐以衣覆其上發視之果七兒也以錢勞之留育於家

人物同胞

人有與物同産者漢竇武母產武時并産一蛇一鵠蛇鵠送之林中後母卒有大蛇與鵠徑至喪所晉懷帝永嘉五年抱罕令嚴根妓産一女一龍一鵝丹陽張廣妨産一男一虎一貍劉毅妻郭氏産一男一鼠毅怒殺兒鼠走逸後郭病死方斂鼠來跳入棺中劉聰劉后産一蛇一虎傷厝丁已

唐寧一婦產一蛇一猴二角已爲異事群談採餘崇寧元年六月西京民家豬生二男一女一豬則尤異也

男人生子

庚巳編齊門臨殿寺一僧年少美姿容病死其師建齋會衆荼毘忽爆響腹開中有一胞胞內一小兒長數寸面目眉髮俱具衆所共見又嘉靖四年乙酉正月吳縣民

孔方腹痛穀道出血產下一胞妻沈氏剖開有一男長一尺髮長二寸五官俱全隣里驚報府縣申詳巡按朱貴昌具本奏聞以爲人異乃知史載牡馬生駒未足異也

土龍

晉義熙中江陵趙姥以酤酒爲業居室内地忽自隆起姥窺爲異日以酒酹之有一物出頭似驢而地無孔穴及姥死人闓土

下有聲加哭人掘地見一異物蠢蠢而動不測大小須臾失之俗謂之土龍

黃河清

人知黃河清聖人出不知清後仍五色是祥易乾鑿度云帝王將起河水先清清變白白變赤赤變黑黑變黃各以三日皇明通紀正德七年正月黃河清五日肅皇帝發潛邸之符至九年又清

柳鸞英

湖海搜奇萊州閻瀾與柳某善有腹婚之約及誕閻得男曰自珍柳得女曰鸞英遂結夙契柳登進士仕至布政而瀾止歲貢得教職以死家貧不能娶柳欲背盟鸞英泣告其母曰身雖未往心已相許倘而之事有死而已母白於父父佯應之鸞英度父終渝此盟乃密懇鄰媼往告自珍妾有

孤甾請以某日至後園待歸姻事可成違則為他人先矣自珍聞之喜甚遂與其師之子劉江劉海言之江海設酒賀自珍醉閤于學舍兄弟如期詣柳氏鸞英倚園門以望以物付之而小婢識非自珍曰此劉氏子也鸞英詈曰狗奴何以詐取吾財速還則已否則告官江海恐事洩遂殺鸞英及婢而去自珍夜半醉醒悔失約急詣柳氏

黑夜直入圍中殺血屍而顛項之腥氣觸
而歸衣履沾血達曙柳氏覺女被殺而不
知主名官爲遍詢隣媼遂首女約自珍至
冤衣尚在不容置辯論死會御史許公出
[illegible]夢之一無首女子泣曰妾柳鸞英身
被劉江劉海所殺反坐吾夫幸公哀辨
獄妾死不朽因覺明旦名問自珍自珍
江海留飲事許公卽捕二兇訊之叩

頭具服誅於市而釋自珍爲女建坊以表之自珍後登鄉薦人作效釧傳奇

翻燒餅

今人以田産同買轉售曰翻燒餅不知所起後見廖史載永熙既下并州欲乘勝收復薊門咨於衆衆知政事趙昱言曰自此取幽州猶熱鏊翻餅耳呼延贊爭曰書生之言不足盡信此餅難翻後卒如贊言